



傳第一

北齊書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神武皇后

文襄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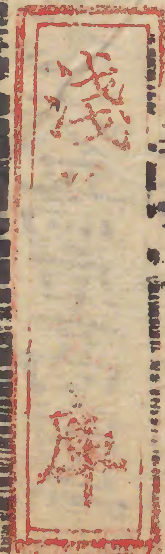
文宣皇后

孝昭皇后

武成皇后

後主

胡后



神武明皇后莫以諸國略其地可畏內平之也
少明悟強族多睡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於
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天也乃使姬通意又數致
私財使以聘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
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祕策后恒參
預及拜渤海王加開國之重志決焉后高明慮
斷雅遵儉約往來小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實
不如忌神武姬信以咸知恩待神武常將兵出

后夜夢生一男一女左慈以危急請退告

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
幕死生命也來復以何為神武聞之嗟歎良久沙
死敗後侯景屢至口詰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
稅以言于后后曰若如其言出自有還理得禰矣
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通於茹茹如欲娶其女而
未决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乃公茹茹公主至
后避正室處之神武跪而拜謝焉后使將有覺
願絕勿顧慈愛空望不異之出躬自紡績人賜

一袍一袴手縫或服以歸左右宗婦以功各自
運其餘親屬未立憲聖母世世言有六宮用義
不以私亂公文襄嗣經進為太妃文宣將受魏
禪后固執不許所以中止天保初尊為皇太
后言曰宣訓濟世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尚書令
楊愔等受遺詔輔政諸王及皇太后密與
孝昭及諸大將定策誅之下令廢立孝昭即位
復為皇太后孝昭帝崩太后又下詔立武成帝
大寧二年春太后寢疾衣忽自墮用巫媚言

四月辛丑崩於北宮時年六十二

申人感善正陵太后乞孕六男二女皆感善孕
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龍尾屬天
地張口動目勢狀敬馬人孕孝昭則夢黃龍於地
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
孕高祖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后示崩有童謠
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
如故不樂登三臺置酒作樂帝女進白袍帝怒
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而於此

季子公實九蓋其徵驗也

文宣公敬皇后元氏魏孝靜帝之姊也孝武帝時封淮靖公主而歸於文襄容德兼美命書和敬初生一河間王孝琬時文襄為世子三歲而孝靜帝去于世子第贈錦綵及布帛萬疋世宗時文宣受封置禮遺於是十屋皆滿次生兩子主文宣受封尊為文襄皇后居靜德宮及天保六年文宣宣漸衰昏狂乃移居於高陽之宮而取具府庫

兄昔女奴我婦也今須報乃出於后其高氏

女婦無親疎皆使左右亂交之於前以冀不為

今魏安德三騎上使人推引之又命胡人皆辱之帝入白呈露以示群下武平中后崩附葬平陵

文宣公皇后李氏諱祖娥趙郡平鄉人容德

甚美初為太原公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祖之

高德正三曰漢婦人不可為天下母宜更擇遂入配

楊愔正三曰漢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猶固

請廢正三而改昭儀欲以結勳貴之授帝正三不

從而立一為帝好捶打嬪御乃至有殺戮者唯
后獨尊禮敬天保十年改為可賀敷皇廬昭
即位降詔昭信宮號昭信皇后武成踐祚皇后
淫亂立一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懼惡仗之後有一娠
太原王煥德至閣不得見愠曰曰山丘不知耶姊
姊腹大故不見兒后聞之大驚曰是生女不由今
帝橫刀詔曰爾殺我女我何不好爾兒對后則
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身亂搗撻之號天
不已盛公消盡血流林漣投諸渠水良久乃蘇

車載送越勝足寺后性

亡入關隋時得還趙

孝昭皇台元氏開府

天保末賜姓步六登

梓宮之鄰之渡公

不得使關人說事

樂陵王元

語帝令拾

后以齊亡

不蠻之元初

昭即為皇后帝

成昭

降

與家

書

隋文

武成皇后 詔長安之天師以延之 文其母是也陽廣道

約女初婚 年有胡僧 謂門 二之妻 意三有拜

既而生台 大保初 為長 后生安產後主曰驚

鳴於產 下武成 守為 太后陸 及太子

開密謀 趙郡 二 妻宗 遠高文 為刺史

和陸 詔事 太后無 至如 武成時 后與諸閣

人 襲狎 武 龍 和 一 關 與后 握槊 因此與

后 姦通 自 武 出 出 佛 寺 與 沙門 雲

壁 通 布 於 殿 下 各 寶 裝 胡 於 獻 屋

聽 講 自 夜 與 皇 獻 寢 處 以 獻 為 昭 玄 統 僧 徒

指 入 后 以 弄 墨 獻 乃 至 謂 之 為 大 上 者 王 帝 聞 太

后 二 護 而 未 之 信 後 朝 太 后 見 二 少 尼 以 此 而 召

之 二 男 子 也 於 是 皇 獻 事 亦 發 皆 伏 法 不 殺 元

山 二 三 郡 君 皆 太 后 之 所 昵 也 帝 自 晉 賜 奉 太

后 還 鄴 至 紫 陌 卒 遇 大 風 舍 人 魏 僧 伽 明 風 角

奏 言 即 時 當 有 暴 逆 事 帝 詐 云 鄴 中 有 魚 鱗 言

纏 耕 馳 入 南 城 令 鄧 長 顯 幽 太 后 北 宮 仍 有 勅

內諸親一不得與太后相見久之帝得迎太后
后太后初聞使者至大驚慮有不測母太后設
食帝亦不敢嘗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叙鄭
莊公克段而遷姜氏文雖不工當時深以為愧
齊王入周恣行姦穢隋開皇中殂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為皇太
子妃後主受禪立為皇后武平二年正月生女
帝欲悅光詐稱生男為之大赦光誅后廢侯別

言後主為尼齊滅嫁為開府元仁妻

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失母

儀之道深以為愧欲求悅後主欲歸之於宮中

今帝見之帝果悅立為弘德夫人進立昭儀大

被寵愛無與倫比廢陸媪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

許祖孝徵謂立胡昭儀遂立為皇后言陸媪欲

勸立又立意者穆夫人共後主太后前作色而言

曰何物如此是妾作如此語主太后問有何言曰

不可道曰此言乃曰主太后云太后行非非法

不可以訓太后云太后行非非法

高陽皇帝

博陵

華山王

馮翊王

漢陽王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

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清武成皇帝博陵

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

文簡王浚大爾木氏生彭城景思王攸華山王

疑歸氏生三黨剛肅王渙小爾木氏生二任城王

潛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馬

氏生漢陽敬懷三洽

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

納浚母當戶而有孕久不產浚疑非已知其甚愛

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幸八歲時問於神武曰

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

浚曰若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語

答及長嬉戲不事言以屬請受納大見其奇

禁府山既而見原後稍折即頗以讀言為務元
象中七永安郡之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為文
襄所為文言性純懦每參文襄有時涕泣為言
責帝左右何因不為二兄拭鼻由是見衛
中書監二氣侍中出為青州刺史頗好畷獵聰明
矜怒一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為王言言未年
多酒以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下乃自登祚
已後此解頰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
敢未成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都回諫不知用

小人言其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都回諫不知用

山帝理程為樂雜以婦女又作狝搏尾戲浚進

言此非八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肝處召楊

遵彥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入巨與諸王交通

彥懼奏帝大怒曰八主來難忍遂罷酒

宮浚子還州又上言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

疾不丁上怒賜驛取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

威以鐵籠輿上營三澳俱實其境地字下飲食

澠穢在在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詠今

和之治等惟情且悲不覺流淚帝亦為之悲因泣

將赦之長史王遵先與浚不睦追曰狂悖安可

出穴中嘿然浚等聞之呼曰王廣小字曰步孫

皇天曰之浚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曰浚昔有雄

略為地諸王所傾服帝恐為言乃自刺浚又使壯

士劉雄以杖就籠亂刺朝不悔下浚渙輒以手拉折

之號曰大呼天於是新亂殺浚殺之其填以石土

後出後髮皆盡髮色如炭天下為之痛心後帝

以其口陸氏絕後劉郁捷善帝卒頭也以

軍功見并時今有捷害浚故以配焉後軒

以陸氏生八無寵於浚勅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

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浛第二子准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遠袖武第四子勅八象

中封平陽郡公系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遷爵

為王歷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司空上柱國皇

建初為太傅出彭城河間王並給仗衛下相百

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

年薨於晉陽或云酖終還葬於鄴贈黃綬太宰

錄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皇孫思王濬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父三
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學有文
教教
洩書具洩筆迹未工戲洩曰五郎其言如此
為常世聞國公之後宜更用心洩正其言曰昔
甘羅幼為丞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調才且何
如且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
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登滄

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嚴左不及

吏行遊往來皆自負糧食洩纖介知人間事有
濕浹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鷄羹洩
察知之守令畢集洩對眾曰食鷄羹何不還價
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

來驢馱鹿脯至滄州見洩稱曰逢一偶曾一人為

伴送盜驢及脯去明日生果送示令左石及府僚

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二見脯識之推獲盜

考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里一背上有

白毛長史章道事謂中從事魏道暉曰使君高

盜建於市數販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
三畝數為上二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
被偷賊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明市中
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賊
一天保初封丘城王四年徵為仁中人吏之別悲
號有交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
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
化殿下進飲此鄉水禾食此鄉食聊獻流傳故

重其意為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
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為美選州舊安亦五百餘
泚未暮悉斷盡別為羊脩等恐犯權威乃詣閣
諮陳泚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威等當
成人之美反以權威為言脩等慙悚而退後加
特進加兼司空大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尋詔
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
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太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馬
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遷太師錄尚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書液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
趙郡李公統禎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即御史
中丞崔昂從父子兼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
今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
收故崔遂獲免液摘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
車駕巡幸液常留鄴河清三年二月群盜田子
禮等數十人謀劫液為二詐稱使者徑向液第
至內室稱勅牽液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液
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

液之被劫前其妃鄭氏家人以持去惡之

數日而液見殺贈假蓋鉞一人師太尉錄尚書事

給縣車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授

傑倣儻不群雖在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

而愛之曰此兒似我且長且能扛鼎材武絕倫

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此學但要不為博士耳故

讀書頗知梗概而不仕世號習元象中封平原郡

公又襄之遇賊渙年十四上仁西學聞官中護駕

三十一

曰大兄必遭難矣寧弓而出武定未除冀州刺
史在州有美以文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
書左僕射與常山王王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
下輕薄凌犯鄴縣為法司所糾文宣戮其左石
數人渙亦被護六年王平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
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等橫等威名其盛八年
高高者黑夜由是自武

以為黑衣故也是時文宣

二二日可勿

以渙第七子為當之乃使庫具都督破六韓
伯昇伯徵渙渙至紫陌橋救伯昇以逃憑河
而度天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
置地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
妃李氏配馮文洛王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
史帝今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王至乾明
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王空謚曰剛王肅有勅
才王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修飾詣李盛列
左右王又洛立於階下數之曰道離以至

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
聞汝是誰家孰敢猶欲日死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
酒池渙無孺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襲
爵位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壯弱年有
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
二年春西齊民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
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

假書錢太師太尉 書事無不詔常山王

演第二子亮嗣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
文學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
奔鄴亮從焉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
啓夏門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
皆入亮與方退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
然後爲周所執入關依例受儀同分配遠邊
卒於龍朔

任城王清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

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常令潛鎮晉陽惣并
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錄尚書事天統三年拜
太保并州刺史別封平正郡公時有婦臨汾水
浣衣女小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

言言之此城外諸縣以也 結曰有素

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
姬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
之時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為冀州

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潛頗收

薄雖不潔亦已然實恕為吏人所懷

崔尉波等夜竄冀州城潛部分倉卒之際咸得盡
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奔
鄴加潛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晉陽使劉
子昂修啓於潛尊出舍宗廟既重群公勸迫
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潛曰我人臣何容受
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潛潛竟不
達潛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
拜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言并赦詔潛並

沉請并戰敗潛孝珩俱被擒憲曰任城王何苦
至此潛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
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悲之歸其
妻子將至鄴城潛上馬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
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徵建首
垣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隋開皇三年
表請文帝葬潛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

左右以擢諸王十六后潛德一其如其護軍

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湜湜下禮其其故

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擢拜晏之為

州刺史宣崩兼司徒導引梓官次第云云

頗知不又擊胡鼓為樂太后杖湜自其未幾

薨大信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

創死也乾明初贈假黃鉞太師司徒錄尚書

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

濟州從父宣州幸在路忽憶八后遂逃歸帝怒
臨以三日因此驚焉恍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為定州
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
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錄尚書
子知龍襲爵

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
王十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
令祿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
王洽女也與倉頭姦疑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
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
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
大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姿儀年十
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及長廉
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擢發隱偽姦吏無所匿其
情開府王迴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
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

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
 元文遙就州宣勅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
 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之常情鼠輩
 欲相輕間構曲生眉目於是迴洛決鞭二百獨
 孤枝決杖一百尋為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
 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領錄
 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行有為州刺史
 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襄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

保元年封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
 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為後

列傳第二

北齊書十

此卷與北史同

列傳第三

北齊書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_百撰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文生
河南三孝瑜王氏生廣寧主孝珩蘭陵三長素
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
三紹信

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
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為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
初孝瑜養於神武呂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
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
在晉陽手勅之曰吾欲分青二盃勸汝於鄴酌

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鬚髮
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累其不
失一道初文襄於鄴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
孝瑜遂於第作水宮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
諸弟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
後園之翫於是貴戚慕效處處營造武成嘗使
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槳孝瑜諫曰皇后天下
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
王父死非命不可親由是殿及士開皆側目士

謂密告其奢僭竅入言山京唯聞河南王不聞
有陛下帝由是忌之介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
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
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
帶十圍使妻子彥載以出檻之於車至西華門
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曾
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
之妃為大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為太
後宋太妃為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武成胡后之姊也子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
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
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嘗於廳事壁自
畫一犬若鷹見者皆以為真又作朝衣已亦當時
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含光
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
幽州道兵入玉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崇領洛
陽兵趣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領京畿一出塗

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請出
 宮人珍寶賜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即位以孝珩
 為大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言謀期
 正日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
 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遊豫園勒兵出既
 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為求出
 非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去朝廷不
 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及耶孝瑜破于文邑遂
 出孝珩為滄州刺史至州

猜也 高韓恐其竊又出 孝珩為滄州刺史至州

以五人會任城王公信都共為匡復計周齊

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 啟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

吾道吾道 孝珩隊去馬

奴白身并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盧方齊王

憲問心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 法俱下

俯仰口節憲為之改容親為洗瘡傳藥禮遇甚

厚孝切獨歎曰李穆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

然矣神武皇帝以以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

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
之寄也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展議力耳至長
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往雲陽宴齊君
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琬吹笛辭曰一國之音不
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
止其在司月疾甚啓歸葬山東然之葬卒令還
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結

中興書卷前書人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

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

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周軍

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又宣世驕矜自負河南

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

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

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則突厥至州孝琬脫兜

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馭看此此言屬大家也初

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鷄鳴

珽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

卷前九年補刊

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書誓於第
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順請以奏聞不從帝
聞使搜之得鎮庫稍幡數百帝聞之以爲反訊
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書作陛下
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
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
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帝嫡孫
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喚
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座者西山帝崩
後乃改葬子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歷
亡遷綿州卒

蘭陵 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

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世祖山之
敗長恭爲中軍卒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
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自下之面
乃下弓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
陵王八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貨
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柏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

揔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
等郡公芒山一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
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
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
既受命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
不曰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
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討求
福反以遠禍長恭泣下相願請以安身術相願
曰王命既動必及及告捷成聲太重宜屬疾在

家勿預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任寇擾恐
復為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曰是有疾
不療武一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
恭謂妃對曰武忠以事上何辜於天而一燭
也妃曰一水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一見
遂飲之三日即大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
將躬對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
共之初在定陽行營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
及討定州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

本無此意亦未小失杖士深二十以安之嘗入
朝而三從者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
武成宣其功命賈護為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
有千金言其死日盡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妃
也死宗幼為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
溺以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
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
此即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為定州刺

多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蒸熟

和人糞以飼左右有惡色者報之文宣聞之

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

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

法武成使捷之殺其暱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

蘭陵王世山凱捷自陳其勢諸元弟咸壯之延

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

嘗曰此類乃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頰

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

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亦甚又為草人以像武
成報而訃之曰何故殺我兄如告之武成覆臣
延宗於地馬鞭撻之二言然死後歷司徒太尉
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
城下擒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無入
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
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
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虢鼠
乃以延宗為領國并州刺史檢山西北軍事謂

曰并州阿口自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為社
稷莫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
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并將率咸請
曰王也石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出死力延宗不
得已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廢物政由官豎釁
結蕭牆盜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
祖之並系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迫今便祗
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為德昌元年
以晉王唐景崧為宰相齊昌王莫多遜敬顯沐

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陽武新授宰相

里僧伽西府韓 同胡侯莫陳洛州為 凡六家聞

之不心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 充壯坐則

仰偃然伏人笑之一 齟然奮發氣力 絕異馳騁

行陣如捷若飛傾覆必藏及後宮弄 女以賜將

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 我寧使周

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 延宗見士

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嗚咽 眾皆爭為

進開府知府安生守大谷以萬兵叛 周軍圍晉

陽望之如 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 婁敬 韓骨

胡拒城西 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 延宗親 當周

齊王於城北奮大稍往夾督戰所向 無不 尚書

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提長刀步從 殺傷 甚多

武衛蘭業 營恭連延長皆死於陣 阿于子 段暢

以千騎投 周周軍攻東門際兵 遂入進兵 焚佛

寺門屋飛 火焰照天地延宗與 敬顯自門入夾擊

之周軍大 亂爭門相填壓齊人 從後斫刺死者

二千餘人周武帝在右略盡自拔無空御上

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崎嶇

僅得出齊奮擊幾中高城東阨由佛恩及降

者皮子信之道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

帝出朋於亂去使於積屍求長鬣者不尋時齊

人既勝入河飲酒盡醉延宗不復能整止周武

帝出城饑甚欲為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

諫以為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

還攻東門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於屈走至城

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

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

惡直為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

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絕壁臨水忍有黑書見云

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為

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臨事見兩日相

連置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勅守并州明日

建尊號不問口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

北齊書卷三

延宗

七

魏

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帝問取
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
疆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
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
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
裁傅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
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
宗攘袂泣而不言皆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
起收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係正言如稿謂

八日我但欲定上丁為廣州士曹聞言衣城人曹且並
有言高王請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
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以主
年號承光其言竟信去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一領
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三
同床坐太守鄭道蓋謂長命欲起紹信不信
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為起乃與長命命其
兄弟與長命妻為姊妹責其闔家幼女皆去

贈贈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傳第三

北齊書十一

同

傳第四

北齊書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康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彦德

城陽王彦基

定陽王彦康

汝南王彦忠

汝南王彦理

武成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北齊安王

高祖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彥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三紹德馮世婦
生范陽王紹義裴公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
西王紹康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三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
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你父打我時
竟不來救以刀環架殺之親以土埋之送豫園
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辨士為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唐陽後封范

陽王 紹義 文宣第三子也 初封唐陽 後封范

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為尚書令
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為北朔州
物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卒于滏
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
事不果便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
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
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
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

興而肆州已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

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

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

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

奔突厥眾二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

拜別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為英雄天

子以紹義重蹀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

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

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為天水王他鉢可汗

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

將親北代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為天贊已盧

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我俄而周將宇文神舉

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遁主幽州聞周摠官出兵

于外欲乘虛取割城列人子旌旗登燕昭王家

乘高垓遠部分在眾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

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為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

城陷志服舉哀迎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

可汗

又使智若誼往
說之命錄猶不忍遂為與紹言
獵於古境使誼
執之流于蜀紹義妃渤海封三
琬女自突厥逃
歸紹我在蜀遺如書云夷狄無
信送五言於此音
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
宣第凶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
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
宣第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為
性羸暴嘗拔
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廐閉門拒之

召義為清酒
意决遣之能飲酒
數升終以此薨死

李昭七男元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
亮出後襄城景生諸姬生少南王彦理昭平王

彦德城陽王彦基定陽王彦康汝陽王彦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在晉

陽羣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諫未許都下百寮

又請乃稱太后今立為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

位於武
并有手書其宗自百年無罪汝可以

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

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遠赤星見
 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
 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曾教百年書百年嘗作
 數勅字德曾封以奏帝乃發怒使召百年百年
 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
 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勅字驗與德曾所奏
 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
 走且打所過處血比日遍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
 與河以作奴遂斬之命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國
親看埋之

在手卷末不可閱卷末四其父光自摩之乃開
 後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屍緋袍
 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執諸內參竊言百年太
 子也或言太原王昭德詔以襄成王太子澤龍衣
 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三位開府清都王齊亡
 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
 故得不死隋開皇中卒并州刺史

平王彥及德城陽王彥其基是陽王彥康汝南王
彥忠與汝南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漢書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本夫

人生南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

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幾樂平王仁

三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并勃王仁直東海王

仁諫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景

持正至午時後上乃武成以悼母本夫人
正始故照為第一乃南字君明出後漢陽王

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為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

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歛然所殺數

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為司徒冀

州刺史好裸人使踞為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

轉定州以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遊

獵無度恣情疆暴云學文宣伯為人有婦人抱

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

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

後主聞之詔錄綽赴行在所至而省之詔在州
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蠟將蛆混看極樂後一即
夜索蠟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諸浴斛使人裸
卧斛中號叫死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
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為後
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聞一除齊州
刺史將發長鸞為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
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想謹後
綽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

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
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齊一如鄭氏為周武帝
所幸請葬綽勅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
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
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
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
路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輒於地以待中丞

過其式。違違則亦捧捧之。自都鄴後，此儀寔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函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趨，役不得入。自言奉勅赤捧，應聲碎其鞍馬，驚為入墜。帝大笑，以為善。更勅令駐車，傳語良久，竟有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令光武以視事，請父言拜焉。帝幸州，嚴常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皆為帝還。王師羅常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為之下泣，舍歸羅，不問儼器服玩飾，皆與後王所須。乘官給於南宮，嘗見新水，早李還，怒曰：吾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哥，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為不足，儼常患。朕使監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懷何能，即率左若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三為劣。有廢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上頭駱提。

婆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臣等所
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其邪王
眼光弈弈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天子
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西園居北
宮五日一朝不復得每日見太后四月甲申除太
保歸宮悉解猶帶中丞且京畿以北城有武庫
欲改鑿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

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

道說儼

日殺下皮流王由士開謂儼曰子瑠可也儼罪重元公

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
令子宣表彈士開罪請付禁錮子琮雜以他文
言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
逞曰奏勅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詔于琮且請
君以奏子琮曰琅邪王受勅何須重奏伏連信之
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
使為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
因是儼口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

三、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兵入
入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在談
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寔合葛
屍謀廢至尊剝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發
坐者孫鳳珍宅上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
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
入見姊姊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泣
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
不入辟疆曰人少安德王顧眾而言曰孝昭帝
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
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
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
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末巷帝率
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
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
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為然

卒后重寧安德曰若適從西來欲成其事曰

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
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
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
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長大自不復
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辯頭良久乃
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
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
衙下文武職吏盡欲赦之光以皆勲貴子弟恐
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
有差儼之未獲罪

季龍為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巫曰若動此浮圖
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
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中食必
自嘗之陸今嘗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
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
懷恐懼宜早為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亦請殺
之未決以食舉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
叔季反酖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

晉書

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
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為
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日欲與儼
出城須早出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
人營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
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身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
其口反袖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
之時年二十四不脫靴屐以席埋於室內帝使

蘇西贈諡曰楚恭皇帝以爲太后有三子

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
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官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道
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沉審寬恕帝
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
尚書令錄尚書事帝行幸揔留臺事積年後主
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今馮士幹幼繫

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且暴位清都尹次河西王仁幾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陽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

感以廓為光州貞為青州仁英為冀州仁

膠州仁直為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三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從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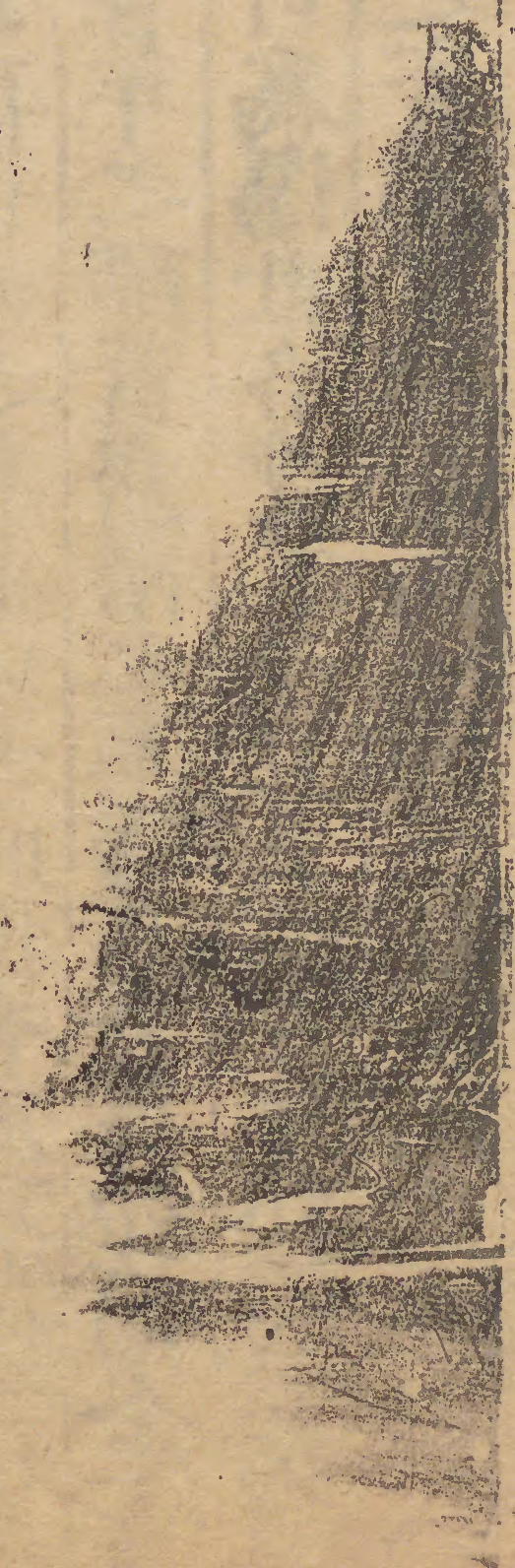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王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賈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壽夭折齊滅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一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闡
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覆敗有
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剪以至
土崩可為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匿迹韜
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
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羣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
唐蓋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
同自是後主心識去矣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
可同年而究武成或忍女奴歲事亟人論人臣亦
異猜嫌情非覺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
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垂流後嗣
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去莫効前人之言
可為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傳
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勤
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當其戮之
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
異於是乎

列傳第四

北齊書十二

此卷與北史同



列傳第五

北齊書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是書王琛

清河王岳

趙郡王琛字永寶

西魏之弟也少時便弓馬有

志氣高祖既臣天下

時與初授散騎常侍鎮西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既居禁衛恭勤慎密率先

左右太昌初除尚書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封南

趙郡公食邑三千戶

尋拜驃騎大將軍特進關

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永熙二年除使持節都

督定州刺史六州大正督琛推誠撫綏拔用人

士甚有聲譽及用斯椿等舉結高祖將謀內討

以晉陽根本召琛留等後事以為并肆汾大行

臺俱射領六州九酋反大都督其相府政事琛

悉決之天平中除御山天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

避遠近肅然尋亂亡向祖後庭高祖責罰之因殺

而斃時年二十三公相使持節侍中都督其為倉

通幽股并結行雲十州將軍事縹騎大將

錄尚書事北異州刺史進爵

為王配饗高祖廟父子敬嗣

襲小名通接生三旬一孤聰慧夙成特為高祖

所愛養於官山今此嬖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

中襲爵南趙郡公云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

華陽公主也有節氏者敬母之從母姊妹之女

戲語敬曰汝是公小姨兒何因倒親游氏敬因問

訪遂精神不怡尚相甚以為怪疑其感疾欲命

三十一

醫者之數對曰曰無恙若但聞有平生欲得變

見高祖驚曰誰白汝汝耶數具陳本末高祖命

元夫人令就官與數相見數即因抱頭大

哭高祖甚以悲值以語平素王曰此兒天生不孝

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為休務一日數初讀孝經

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數十歲喪母高祖親送

葬至領軍府為數設祭與舉聲殞絕哀感左右三

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皇后慙慙數誓言

方斬順旨居喪盡禮持佛象長齋至下月立仗

後起立於堂山王共卧起日夜詒喻之并

初左右不聽進水雖絕清漱午後輒不肯食由

是高祖念必哭數同按其見愍惜如此高祖崩

哭泣歎血及壯將為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謂

之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門闕甚高汝何所嫌

而精神不樂數對曰自痛孤遺常深膝下之慕

方從婚冠彌月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止世宗

為之憫然勸已勤學常夜久方罷或定未除太

子庶子顯祖受禮進封爵為南趙郡王已二千

二百戶遠散騎常侍敏身長柒尺容儀甚偉閑
習吏職有知人之鑒至二年出為定州刺史加
軍將軍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敏留心庶事糾
擿十姓非勸課農桑接禮民僞所部大治稱善
長三年加儀同三司六年詔敏領山東兵擊高
監築長城于時感聖夏六月敏在途中屏除蓋扇
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水室每歲感
小長史宋欽道以敏旨如署熱殊道感亦言
感送正值日中亭車炎如熾尤甚感亦不堪而
冰者至咸謂得冰一時之要密入堂之藪息
三軍之人皆飲溫水五日河義獨進寒冰非追

名士... 不忍遂至消泮竟不嘗兵人
感悅遐邇稱歎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
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飢病
多致僵殞數於是親帥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
鄉部分營任督帥監領強弱相持遇善永宣即
為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二三四為七
年詔以本官都督滄瀋幽安平寬熱六州諸軍

事滄州刺史八年徵散赴鄴仍除北朔州刺史

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推以西黃河以

東長城諸鎮諸軍事散慰撫新遷日里置烽戍

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為兵民所安有無水之

虞禱雨掘井秋金鋪裁下泉源湧出至人號曰趙

郡王息九年車駕幸樓頌散朝於行宮仍從還

晉陽時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明尚

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其選乃

從容顧謂常山王誼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

不吾用此長史何如諱對曰陛下垂心庶政優

賢禮物須拔進居蟬珥之榮退當委要之職自

昔以不實六聞如此於授帝曰吾於此亦自謂

得宜十年轉信同三司侍中將軍長史王如故

尋加崇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太子太保皇

建初行并州言孝昭臨崩預受顧託奉迎世祖

於鄴以功拜尚書令別封浮陽郡公監太史太

子太傅議律令又以討北狄之功封潁川郡公

復拜尚書以攝大宗正卿天統中追贈教父琛

假書教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諡曰貞昭華陽長

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宮拜授時隆冬盛寒

教味步號哭一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

謝立巾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突厥嘗

侵吐谷丹并州帝親御戎六軍進止皆令取教節

度以功復封宣城郡公攝宗正卿進拜太尉監

議五禮教以典朝政清真自守譽望日隆漸被

諫忌乃巽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

世祖崩葬後數日教與馮翊王潤安德

及元六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并

入奏太后因出二國為齊州刺史太后曰士開

舊日驅使欲留過百日教正色不許數日之內

太后數以為言有中人告太后密旨謂教

曰太后意既如此殺下何宜苦違教曰吾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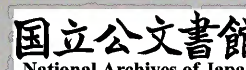
事重死且不避若令身生苟令今國家擾攘非吾

志也况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王幼冲豈

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

三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歡歡正色曰今論
 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便出其夜歡方寢見
 一尺可長丈五臂長丈餘當出尚床以臂壓歡
 良久遂失所在歡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
 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為太后所殺且欲入
 妻子咸諫止之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
 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婦人傾危宗
 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橫一宗寧死事先
 見朝廷願帝至殿門外
 勿入慮有危變歡曰口上不負天死亦無恨

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
 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
 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入霧三日朝野冤惜之暮
 年後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謚焉子整信嗣歷
 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好學有行檢少年時因獵
 墜馬傷腰脚卒不能行起終於長安琛同母弟
 惠寶早亡元象初贈侍中尚書令都督四州諸
 軍事青州刺史天統三年重贈十州都督封陳



留王謚曰文恭以清河王岳第十子敬文嗣

清河王岳字洪略高祖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

魏朝贈太尉謚孝宣公岳幼時孤貧人未之知

也長而敦直姿貌巖然沈深有器量初岳家于

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岳母山氏

嘗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即

移高祖於別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卜者筮

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

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山氏歸報

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間行從之共圖大

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中興初除散騎

常侍鎮東將軍密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高

祖與四胡戰于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

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橫衝

賊陣高祖方得巨師衣裏奮擊因大破賊以功

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仍領武衛太昌初除車

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衛封清河郡公食

北齊書卷五

邑二千戶母山氏封為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

后時爾朱兆猶據并州高祖將討之令岳留鎮

京師還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除侍

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為

僚屬論者以為美尋都監典書復為侍學除使

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

督其六州事悉詣京畿時高祖統務晉陽岳與

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元象二年遭母憂去

職岳性至孝盡力色養母若有疾衣不解

遭喪哀毀骨立高祖深以憂之每日遣人勞

尋起復本任二年除兼領軍將軍興和初世宗

入總朝政岳出為使持節都督冀州刺史侍中

驃騎開府儀同如政三年轉青州刺史岳任權

日久素為朝野畏服及二為藩百姓望風懼

武定元年除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得綬邊

之稱時岳遇患高祖令還并治療疾瘳復令赴

職及高祖崩侯景恐世宗徵岳還并共圖取景

之計而梁武帝乘間遣其賓陽侯明率眾於寒

三傳八年補刊

卷五

七

本朝

山擁泗水灌彭城晉京為指用聲接岳總帥諸
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等擊明大破之熊陣
擒明及其大將胡亥孫自餘俘誠數萬景乃擁
衆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圍軍追
討又破之景單騎逃竄六年以功除侍中太尉
餘如故別封新昌縣子又拜使持節河南總管
大都督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王思政於長社
思政嬰城自守岳等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為
思政所獲關西出六援思政岳內外防禦其有謀
策策城不沒者三板會世宗親臨數日城下獲思

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世宗以為已功故賞
典弗弘也世宗崩顯祖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
兼尚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進封清河郡
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
師司州牧五年加大保梁蒞周經為周軍所逼遣
使告急且請援冬詔岳為西南道大行臺都統
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六年正月師次義陽遇
荊州陷因略地南至郢州獲梁州刺史司徒陸法

和仍剋郢州岳先送法和於京師遣儀同慕容儼據郢城朝廷知江陵陷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績威名彌重而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鍾諸王皆不及也初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而未嘗言出口及歸彥為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重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以開巷歸彥奏帝曰清河造宅疑帝宮制為小巷但非無關耳願相聞而岳岳以屬縣租下婦人

薛氏入宮而岳先嘗喚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懸薛氏姊而錮殺之讓岳以為姦民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不用非姦也帝益怒六年十一月岳高歸彥就宅切責之岳憂極不知所為數日而薨故時論紛然以為賜鴆也朝野歎惜之時七月十四詔大鴻臚監薛氏喪事禮便符節都督冀文滄流越過濟州諸軍大宴大傳定州刺史入徵黃金給輜輶車賜物二千突盜曰昭

武初與高祖經給天下家有私兵者皆以器
儲甲丁餘領世宗之末岳以四海無事表求納
之世宗不數至親之重惟心相任云叔屬居節
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木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
文宣之世亦頻請納又因不以及將薨遺表謝
恩并請上甲于武庫至此葬畢方許納高祖建中
配享世宗廟定後歸彥反世祖知其前請曰清
忠烈盡力皇家而歸立及毀之間吾嘗南籍沒
身以良賤自口名臣家後又思其之功重禮

太師不保餘如故子勳嗣

勳字敬德夙智早成爲顯祖所愛立七歲遣侍
皇太子後除青州刺史拜日昭顯祖戒之曰叔父
前牧青州甚有清惠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
心無嗔坐聲績勳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被覆
雖竭庸短懼不先政帝曰汝既能有此言吾不
慮也尋授武衛將軍領軍祠部尚書開府儀
同三司以清河地在畿內改以樂安三轉侍中
尚書右僕射出爲朔州行臺僕射後三晉州數

參府 從王門道還京師勅勸統領兵馬侍衛大

后時 後幸閣寺猶行暴虐民間竊謂勸曰子溢

取之勸收儀同三司荀子溢御軍欲行大

右有令然後釋之劉文殊竊謂勸曰子溢

言成禍福何容如此豈不慮後生毀謗耶

扶語文殊曰自獻武皇帝以來撫養士卒

親賢用武行師未有折衄今四寇已次并

官多悉委叛正坐此輩雲政弄權所以內

亦無所懼王國事如須同疾惡返和此言

所望乎太后還至鄴周軍續至人皆恐懼無有

關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勸因奏後主曰今所

翻叛多是貴人至於士卒猶未離貳請追五品

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即退

焚吉軍此苗日顧惜妻子以當死戰且主帥頻其賊

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此亦計之上者

後士卒不能用齊士入周依例撥開府隋朝歷

楊其光洮四州刺史開皇中卒

史臣曰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蓋
以通塞有期否咎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
之小人道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博陸之圖
處藩屏之地而欲迷邦違難其可得乎趙郡以
跼甘芳之親當顧命之重高揖則宗社易危去惡
則人神俱泰是用安天一德同此貞心踐畏途
而不疑履危機而首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
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
虛之禍不狀則邪國診率河影即音之速正三月丁
屬經綸之會則非至國診率河影即音之速正三月丁

漢胡

宣

其

其

其

辰具勿生悔咎固不可掩其風烈

失德云

替台趙郡英偉風範疑正天道無親斯

赫赫清河于以經國末路小疵非為敗德

北齊列傳第五 北齊書十一

長安傳

十四

列傳第六

北齊書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廣二全通

陽州公之樂

襄樂王顯

上祭王思宗

于元海

平陽王暕

武興王善

長樂太守靈山

廣平公靈神武從叔祖也竟有長者風靈
起兵於信都以靈為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
靈位司徒大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鐵衣
尉大師錄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
改封平昌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
縣伯進爵為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
徒高昌失利退永樂守河陽南城昂走趣城西
武大怒杖之二日後罷豫州家產不取神武問

其故對曰裴監為長史卒公正為別駕受王季
寄牛酒隻雞不入神武乃以永樂為齊州仍以
監公正為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
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
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有言
並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大師大尉錄尚書事
蓋曰武昭無子從兄恩以第二子子瑗為後襲
襲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永樂為長壽山名有

知性靈武出入城市好戲擊行路遇人呼為
阿伽部若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云思道入至
竟暴橫行間肆後入長壽黨專以圖為事文宣
並收掩付獄天恩黨十餘人皆奔市長壽鞭一
百尋為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敢自書名者
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景地無才以宗室

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

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

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脩行釋典文宣

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六絕弃人專志不能固終

求歸徵復本任便縱情廣納姬侍又除領

軍器小志六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幸晉

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

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爾為皇太弟

及踐祚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為皇太

子武成甚不平先是相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庫

狹伏連為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為領軍以分
 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
 河陽王孝璵偽獵謀於野暗乃歸先是童謠云
 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
 夜打鍾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是
 翁謂雄鷄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
 王小名打鍾言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
 有天子氣昭帝以為濟南應之乃使平素王歸
 濟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王也

自安之計元海曰豈我推誠之奇耶元海

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豈我推誠之奇耶元海
 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即留元海後堂元海連
 日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曙武成遽出曰神
 下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說梁
 孝王懼詠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
 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求不二期
 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
 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言齊二州刺史沈警

自后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一策曰發言
即恐族誅因逼之答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
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勅執曹樂斬歸彥
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
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
不利舉事靜則吉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
當有大凶又嘗

潘知占候密謂武

成曰宮車當安加馬殿下為天下主武成拘之於
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真與去月一

武成慶置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

孝昭崩武成即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為和士開所譖被擿

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元幾許

不義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不

為可使出為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

武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元共執朝政元海

多以太姬密語告武尋求領軍元海不可從乃

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為鄆州刺史鄆

將敗徵為尚書令周建德二年於鄴城謀逆
伏誅元海好亂樂禍然許仁慈一飲酒噉肉文
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高初不食食皆元
每所謀及為右僕射又說後主益屠室斷酷酒
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思宗弟思好

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為弟遇之甚薄少
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為左衛大將軍本
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
爾較手賊如鷗入鷗君幸宜思好事故改名焉曰思好

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文王甚
得邊朔心後主時斫骨光并奉使至州思好
迎之甚謹光并偕款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
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軍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
辨人之情偽昵近凶狡疎遠忘良遂使刀鋸刑
餘貴賤軒階商胡醜類擅權雖輕則削生靈刃
掉朝市間於聽受專行思害幽岳深宮無復人
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一之奪
焉於東門光并擊應鳥於西市豎龍得儀同之號

遺遂受郡君之名大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
 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官是曰宗英社稷惟寄左
 丞相斛律明月世為元輔威著隣國無罪無辜
 亦見誅殄孤既忝預白手枝實蒙殊獎今便撫率
 義立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
 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
 百官以行臺左丞相之為武衛趙海

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
 士皆曰南安王來我北軍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

聞變使南出也莫多事敬願劉桃枝中領軍庫

士文馳之西曰陽帝勒兵續進思好年敗與行思
 投水而死其麾下千人挑枝圍之且殺且招
 終不降以至盡時帝在道叱奴曰安自晉陽送
 露布於平都遇斛斯老婦孝婦誘使食因馳詣
 行宮前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
 以狀自陳帝曰告示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
 孝婦而免世安罪畢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剥其
 之真尚之於鄴市今內參射其妃於宮內仍火

焚殺之思好及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及韓長孺
女適思好故奏有人誣生口諸貴宰相舉動不殺
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弟伏闕下訴求贈
兄靈為不為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並神武族弟也父微魏末坐
事嘗徙涼州行至可謂回遇賊以軍功得免流
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為西域大使得胡師
子來獻以功得河東守二千遂死焉微於神武舊

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即喪微恩贈司
徒謚曰文宣初微常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
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
悲言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節放

縱如聲色朝夕酣歌妻文魏上黨黑水元大德女也
貌不美而甚嬌如數念守密啓文宣一語事寢
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

氏立為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為兼行郎稍
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平大將
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一金寶

財貢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惣知禁衛初
濟南言晉陽之鄴楊愔宣勅留從駕五千兵於
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
怨揚燕揚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詐
言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曰計心違亂皆長廣
長廣於是誅揚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
務寧列拒而不內歸彥論之然後得入進向柏
閭永巷亦如之孝昭踐祚以此彌見優重每入
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為司空

內唯天紗帽臣以此一巾特賜歸彥紗帽

以寵之孝昭崩歸彥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
成即位進位大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
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
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既地居將相志意盈滿發
言陵侮旁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
上亦尋其前翻覆之跡漸已心之高元海量義雲
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
御作詔意欲加方丞相收謂元海曰吾尊以右

丞相登位今為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
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即乾和繕寫書日
仍勅門司不聽輒入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
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為而退及通名謝
勅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勅
武職者將悉送至青陽官拜而退莫敢共語唯
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
欲待受調訖班賜軍事望重駕如晉陽乘虛入
鄴為首詔中令言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龍

歸立於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地報之徇嬰

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為司馬李祖罷
別加馬咄以李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
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
收禁仲鸞為等五人仍並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
歸彥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
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
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誰惑聖上
疾思忠良但為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其後城

破軍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錄送鄴帝令趙郡王
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領小兒牽挽我何可
不反曰誰耶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曾是朝廷老宿
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對
曰高元海受畢義雲等命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
鼓吹臣爲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
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
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
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子孫

人比日弃市贈仁州刺史

所得石角二

藏武庫文宣入庫賜從兵器特以二石角與
歸彥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藩得反反時
將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着幘不安文宣嘗
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
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
有度量九歲歸彥自河州入洛神武使與諸
子同遊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

司空六年為豫州道行臺向書令後主奔鄴就
守大宰周師逼乃降卒於上公安贈上開府豫州
刺史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
兵信都終於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諡曰文
宣子懿卒於武平鎮將無子文宣帝以靈山從
父元齊州刺史建國子少護為靈山後伏護字
臣拔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黃門侍郎伏護歷
事數朝恒參機要而性嗜酒母多醉失末路
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

贈兗州刺史建國侯孫又襲又少謹武平末給
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為太府少卿坐事卒

卷第六

元齊書十四

此卷與北史同

列傳第七

北齊書十五

隋太子誦事舍人李百藥

竇泰

尉景

婁昭子徽

庫狄干子一

韓軌

潘樂

竇泰字世寧大寧人本出清河觀津曹

祖羅魏統萬鎮將呂居北邊父樂未破六韓
拔陵為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秦貴追贈司
徒初秦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
電光奪目駛雨電洒寤而驚汗遂有娠基而不
產大懼有巫曰渡河瀨君產子必易便向水所
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秦母從之徙
而生秦及長善騎射有勇略秦父兄戰歿於鎧
秦身負骸骨歸爾宗坐以從討邢杲功賜爵侯
河子神武之為晉州請秦為鎮城都督自秦基

寧國系遷侍中京畿大者晉尋領御史中尉秦以
勲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自察畏懼天平三年
神武西討令秦自潼關入四年秦至小關為周
文帝所襲眾盡沒秦自殺初秦將發鄠鄠有惠
化尼謠云實行臺去不回去行之前夜三更忽
有朱衣冠憤數千人入臺云收實出封宿直共
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云且視關鏡不具
方知非人比日知其必死贈大司馬大尉錄尚書
事謚曰武自秦妻云明皇太后妹也秦雖以親見

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真皇帝初配享

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傳同三司

尉景字士真無善人少秦漢置尉候官其先有

居此職者因以氏焉言性溫厚頗有俠氣魏孝

昌中北鎮反景與神武次杜洛周中仍共歸一

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

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

尋進封為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和感

每有軍事與庫狄干等四將委重而不能忘懷射

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入納賄發夫

獵死者三百人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

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

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刺景衣曰

公利百姓董桶何為不利公神武識景曰可以

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

割天子調神武笑不答改長樂郡公歷位太保

太傅坐匿二人見甚不止使崔暹謂之襄曰語阿

惠兒富貴具欲殺我耶神武聞之泣請闕曰臣非

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之景志卧不動叫曰殺我時趣耶常山君謂神武曰豈有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為爾汲水心因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士相扶為牆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多金帛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以吏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耶按青

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勳詔祭告其墓高祖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子祭少歷顯職性麤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為王祭以父不預王爵大志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就宅問之隔門謂使者曰天子不封祭父為王祭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勅祭遂響弓隔門射使者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韶諭旨祭凡韶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

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祭龍襲爵位司徒大傅薨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辯出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雷一旗幟即馳還北至紫陌橋不敢顧隋開皇中立於浙州刺史

婁昭之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內于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

昭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識腰帶八尺弓馬冠世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恒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爲中軍大都督從破爾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徙濮陽郡公受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從神武入洛兗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爲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旣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

別封安定侯勳無他器幹以外戚貴辛縱情財
色為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
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
河清三年濫殺人為尚書左丞宋仲美彈奏經
赦乃免尋為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
陽仍遣摠偏師赴懸瓠勳在豫境留停百餘日
尋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
司馬子子產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庫狄干無善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

害無善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

落北邊因家朔方干梗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
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

宜壽且者久得入京師直歸鄉里孝昌元年北

擾亂奔雲中為刺史書龜移送于爾不熱不以軍主

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回胡於韓陵封廣

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六

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及

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為大都督前

驅于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追食景使騎追饋
之時文帝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
南度于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
爲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留滯煩然清約自居
不爲吏人所患遷太師天保初以天平元勳佐
命封章武郡公王轉太宰于尚神武妹樂陵長
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巾搃大衆威望之
重與諸侯最而爲性嚴猛曾見明京師魏誰主元
孝友於公門言戲過亦及諸公無能面許者于

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死贈假黃鉞太宰
給輜輶車謚曰景烈于不知書嘗名爲于字道
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鑿人有字將王周者署名
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一人至子孫始知書于
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于與伏位儀同二司卒
子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隣曰一親曰八與通神
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高武帝一在
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
開府儀同三司隋州刺史隋立入受禮加開府

封湖陽侯。孫子尋拜員州刺史。性清苦。不愛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啟官厨餅。士文極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倍諫無敢出門。所置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貼服。道不拾遺。凡有細過。士文必陷害之。嘗入朝。遇上馬公。知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綳。壹匹兩手各持壹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無所須。上異之。別置賞。士文至州。後摘。及布。上果之。噫。無所。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魏威相送。哭聲遍於州境。去領南。遇瘡。厲死。有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頓地。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竟未幾。為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無乃必死。此官及下。重執法。嚴正。不避。

無所須。上異之。別置賞。士文至州。後摘。及布。上果之。噫。無所。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魏威相送。哭聲遍於州境。去領南。遇瘡。厲死。有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頓地。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竟未幾。為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無乃必死。此官及下。重執法。嚴正。不避。

貴庶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之從姪為齊
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豐豐見其女鄭氏
妬譖之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獻之不與相
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憂以爲哀言是
君明士文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
憤毒而死家無餘財有二子朝之不繼親賓無
瞻之者

韓軌字百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性深沈
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以爲鎮城都督及

走兵於信都軌若已成大策從破爾朱兆於廣阿
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從破爾朱
兆於赤嶺領再遷秦州刺史其得邊和神武巡
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給布帛四州人
四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喜歎
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
在州聚斂爲御史劾劾除官爵去後復其安
德郡公歷任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
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浹復以勳庸歷登

台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
馬從文官征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黃鉞太宰
太師謚曰肅武皇帝建初配鄉食又襄朝 廷子晉明
嗣天統中改封京兆王晉明有俠氣 曰勳貴子
孫中最留心學子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
費動至萬金越猶相儉二年朝庭處之也 且要之地必
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心勝安能作刀
筆吏返披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

便謝病解官

潘樂字相貴廣寧

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

分鎮北邊因家焉父

少教藝襲爵廣宗男樂

初生有一雀止其母之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

因名相貴後始為字 長寬厚有膽略初歸葛

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爾朱榮為別將

討元顯以功封襄城縣男齊神武出牧晉州引

樂為鎮城都崇俊破爾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

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

州樂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

可棄也遂如故後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
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
之以衆之不行而止攻封金門郡公文宣副事
鎮河陽破西將楊綱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監
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
須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鎮河陽拜司
空齊受禪樂進重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
文東至峭陘遣其行臺侯莫陳崇齊子嶺趣軹
關儀同楊綱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成詔樂

搃大衆禦之樂畫石爲寨行至長子遣儀同歸未
與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又爲南道大都督討
侯景樂發石讒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
在石梁侯景改爲懷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
克安州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漢天保六年薨於
懸瓠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晃嗣
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慈以清淨自
居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平末爲幽州道行臺
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率突騎數

高定授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授
開府府大業初卒

列傳第七

北齊書十五

此卷與北史同

